

生命的重量

·杨仁明·

我的父亲和母亲,都已经过了七十岁的年纪。他们从大巴山偏远的农村来到我工作的城市,已经十年有余。我是父母唯一的一个儿子。父母和儿子一家人长时间住在一起,家庭和睦,很多老人都很羡慕。特别是乡下的老人,每每见到我父母,总说他们有福气。

“福气”二字,在传统文化的底色里,一直被所有人向往和追逐。我常常问自己:什么才是有福气?也许,在很多老人的眼里,福气,就是不管钱多钱少,老来有所依靠,安身有所着落,子女孝顺有为,生活无忧,身体无恙。这个标准,其实是非常简单的。一般的家庭,从情理上,应该都可以做到。

我看到很多儿女满堂的老人,在老来的时候,却得不到儿女精心的照顾与赡养,更谈不上呵护。他们,要么小心翼翼地看着儿女的脸色行事,要么被儿女们扫地出门,或因为住哪里而被儿女推来搡去,衣食无着,病无问津,忍受着心灵的孤独,接受着生活的凄怆。这时,老人们已经没有了作为父母最起码的尊严,也失去了作为父母应该拥有的生命重量。

羊有跪乳之恩,犬有碗米之忠。作为万物灵长的人,能以满口仁义道德慷慨结交四海之友,却不能尽一份孝道,以还父母万分之一之恩,何存天理?

有句俗语说得明白:“屋檐水滴现窝窝”。意思是指人,你怎么对待父母,你的儿女就会怎么对你。这里面隐藏着前因后果的“因果循环”道理。既然是道理,就一定会被应验,不论来得早与迟。

当我早已年过不惑而近半百,女儿已经成人之时,我体会到“福气”的更多深层涵义。那就是上有老、下有小、族有戚、外有朋,都能够顺风顺水地应承下来。让父母安心,儿女放心,亲朋交心。

回过头来,父母年轻的时候,靠着心手相牵、披星戴月、含辛茹苦的努力,借助乡下的泥土耕耘,省吃俭用,让我和我的姐妹成家立业,尤其是让我这个乡下泥腿子、放牛娃完成学业,成为一名坐藤椅、拿工资的人。父母经历的艰辛,我们是难以体验了。而今,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守护父母的暮年,没有理由不让父母曾经布满老茧的双手搭在我的双肩。父母那双渐渐枯萎的手,支撑了我生命的晴天。而今,那双手虽然不像以前那般敏捷、那么充满力量,但永远都会完成对家人的支撑,都会让我和姐妹们有一种归宿、一种永远都能让我们感应的温暖。

那双手,托举的应当就是我和姐妹们的生命重量。

这份重量,需要我们接过来,不断地向下传递。这是人类文明能够得以不断延续美丽的根本所在。

记得我在写《为孝而歌》一文中,有这样一段表述:“孝,就是远离父母老人时,那一份萦绕于心的牵挂,那让你割舍不断、心灵颤动的担心;就是在父母困难时,你伸给他们那一双由父母赐予的、曾经细小而今厚实的手;就是父母生病时,你在病床前不厌其烦的呵护与抚慰,以及你为他奉上一杯水、一匙药;就是自己始终把父母的嘱托与希望牢记心间,走遍天涯海角都珍藏于心的不舍情怀。”

这是我所能理解的生命



主 编 李天泉
责任编辑 彭闽湘

官方微信 dzrbdzwb
官方微博 dazhouxinwen

报料热线:2382258

清明感怀

·伍平均·

清明雨总在心底淅淅沥沥,心池又会涨潮。雨的视线外是家乡,远眺的目光,流淌着清明的雨丝,捆绑着我沧桑的心,从心路里抽出一根根搓满回忆的线头……

清明的雨呀,落在山村弯弯曲曲的小径上,不曾相约,又总会相遇。山林绿了,竹林亮了,乡亲们悠悠怀思便印在湿湿的脚印中。故乡总在清明祭扫青冢。到了清明这天,香火、蜡烛、纸钱便是最虔诚的行李。戴着斗笠,披着蓑衣,演绎着荒山黄昏一缕缕的伤逝。清明那天,绵绵细雨沙沙作响,犹如牛毛的细雨在微风的吹拂下,洒在青青的小草上,洒在碧绿的叶子上,仿佛在给逝去的亲人扫墓。

雾一样的天空,烟一般的往事,都掩埋在萋萋的芳草中。那些模糊在人生视线里的背影,任由后人在清明雨中用泪眼前去凭吊,空谷幽兰,默守成无限怀念。雨迷茫,一朝一夕的日子,为什么越洗越旧?

看着雨的眼睛更迷惘,一天一地的湿漉,在为谁又哭又泣?

雨和清明相伴而来,父母已与我分道扬镳。还有先祖们……

我的心在清明雨点里跳,在那明灭的烛火光中闪耀,在那缕缕的香烟雾中缭绕。你们的心在我的相思泪点里跳,在那晦暗的天光中隐现,在那苍翠的山间游走。燃烧的纸钱,黑色的烟尘,呛着生与死的对话,以及坟头的绿色呼吸。

端起酒杯,洒尽乍暖还寒的酒,好积攒起眼中的泪,把你的笑永远浸泡在记忆里,让田头河滩痴痴的依恋,还有一捧来不及播种的稻谷,随着雨点轻轻地渗透到你的身边。山花醉了,摇晃着小脑袋,和着四月的山风,泛起了七月成熟的醉晕。但却把五月的青涩与痛楚永远留在记忆中。

清明雨闪烁其辞,我把珍藏着的痛,托异乡的风月捎去供奉在坟前,像春雷下一棵颤抖着的草,牢牢挨着你的身体,苦苦哀求与我一起回家,就如你曾牵过我的手一样,老屋赶不走的旧日子清晰如昨。

芳草萋萋,依旧的荒山野岭上,风凉水冷的日子里,无以复加的岁月中,缅怀铭记那浓浓的情意。

旷野上的炮竹声,响在清明的雨雾中,硝烟中翻飞着红色的纸碎,旋即被雨水浸润,紧紧地贴在坟坛前。

你不吭一声,任随我心底年复一年的千百次呼喊,只用黯淡着的沉默,笑看生与死的距离。我双手合十,野风中焚烧的香火,胜似你的眼睛笼罩了天和地。我欲再一次凝视,清明雨中的背影,将是石碑上的墓志铭。



城里的母亲

·李健·

终于在我当兵的城市拥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住处,我首先想到的,便是在山村里生活了一辈子的母亲接来同住。

我一直以为,母亲会和我一样,会爱上这座繁华热闹的城市,爱上那些眼花缭乱的商场和店铺,但一个星期后,我便发现,母亲的“水土不服”,竟是如此的严重。她不仅无法习惯坐式马桶,狭小的房间、窗外的喧哗,更因为找不到可以聊天的同伴,而整天闷闷不乐。有几次,她听到楼上的吵架声,竟开门要去给人家劝架,我好说歹说,才让她明白,在城市里,大家是不喜欢别人关心自己的隐私的。

我不能每天陪着母亲,怕她寂寞,就买回好多她喜欢听的陕北民歌碟片,并教她如何播放。晚上回家后,她总是说歌碟很好听,说完就给我做饭去了。有时我要写一些自己的灵感,就打开电视让母亲看,当我写完推开门,看到她倚在沙发上,打起了轻微的新声,扶她回屋关上门的那一刻,我无意中察觉到客厅真的好空荡、好寂寞,这才意识到,母亲刚才才是说了谎,六十多岁的她对电视里热播的节目,或许根本就不明白。

我开始尽量地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母亲,但母亲却对我的这种“慷慨”有些不适。她几次劝我不必陪她,还炫耀自己可以认识广场到家的路了。我犹豫之下,将买菜的“大权”交给了母亲,前几次还可以,她按部就班地原路

峨城山上心气高

·令狐飞雪·

农历闰九月初二,又是一个秋高气爽,阳光灿烂的日子,终于登上了神驰以往、牵挂已久的开江峨城山。

那可是竹海茫茫、无边无际的世界呢!楠竹、斑竹、湘妃竹、茨竹等等,应有尽有,真是竹的博物馆。因为品种的差异,不同竹子之间,高低不同、错落有致,十分具有层次感。一阵秋风劲劲地扫来,竹姑娘们随风摇曳、随风起舞,顾盼生辉。竹枝如舞者的躯干,竹叶似舞者的纤手,灌木中时不时若隐若现的红果子,躲躲闪闪,扭扭捏捏,那就是竹姑娘们姣羞的朱唇,真是气象万千啊!

囿于竹子的本性,就是心无旁骛、毫无杂念,一个劲儿地往上蹿,因此自古以来,文人骚客们就好以此自喻。不是吗,中国文人颂扬的“四君子——梅兰竹菊”之一就有竹啊!王维的《山居即事》诗:“绿竹含新粉,红莲落故衣”,好有情调;秦观的《满庭芳·碧水惊秋》诗中写道:“西窗下,风摇翠竹,疑是故人来”,好有意境;郑板桥的《新竹》诗:“新竹高于旧竹枝,全凭老干为扶持”,好有胸襟。当然,郑板桥《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丞括》中两句诗: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”,好有气势。然而,笔者最喜欢的还是近代文人康有为的《题吾友梁铁君侠者画竹》诗:“生挺凌云节,飘摇仍自持。朔风常凛冽,秋气不离披。乱叶犹能劲,柔枝不受吹。只烦文与可,写照特淋

漓。”

其实,这次游峨城山,是一位在当地做中学校长的朋友陪同和引导的。他比我还年长,已经年过半百,但登起山来,却是健步如飞、身轻如燕、稳稳当当。快到山顶了,走在前面的几位素不相识的女孩子的朗朗笑声,吸引了我们的注意。只见个个朝气蓬勃,一张张红通通的脸庞,不知道是登山引红,还是山花映红。她们提出要与校长合影,哦,原来认识校长、是校长的学生呢!我一边按着快门,一边喃喃自语:登高抒怀,巧逢自己仰慕的校长并合影,这个合影太有意义了!

中午时分,终于到了山顶。面对早已废弃的城堡、早已经凋敝的古庙,望着天空中高悬的秋阳,环顾身边城堡、古庙石基缝隙中疯狂蹿长出来的丛丛荒草,仿佛时间已经凝固,但心生悲怆之感。因为往日的香客云集不可再来,过去的暮鼓晨钟不可再响,留下的只是无绵无尽的苍凉和沧桑。岁月如歌,用来回忆;人生如梦,用来奋斗。

楠竹最多,无疑是峨城山的一大特色,也是一大资源。在下山的途中,巧遇了伐竹的工人。他们坦然自信,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诉说着这里的竹子,要运往新疆、内蒙古、黑龙江等地,可以用于建筑、蔬菜大棚等,价格不菲呢。

一趟峨城山之行,在述古往今中获得了更高的心气。无疑,不虚此行。

